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八十九回 癡情斬斷血濺羅幃 首級擲還魂歸番帳

竹籬茅屋野人家，水外孤村興趣佳。半畝荒園澆菜蔬，多栽樹木少栽花。

話表桑黛手掣防身劍至床前，舉劍欲殺。見飛雲海棠正足，酒暈紅潤，睡態嬌柔，可憐可惜。至此不由殺氣頓消，觀此花容難下毒手。因又歎道：「我見你如此溫柔，花容月貌，我不信你有狠心辣手，殺死親夫。若有此事，足見你愛我情濃，方肯背義滅倫。我若把你摧紅碎綠，我何忍為？為我而來，復為我而死？」想至此，不由手一軟，不覺嚙啣一聲，劍已落地。桑黛大吃一驚，急彎腰把劍拾起來，即在床前小杌子上坐下，暗自沉吟，如癡如醉。忽聽外面擊柝之聲已交三鼓，自己猛省，暗想：「我自管心中猶疑，不能決斷。時已三鼓，若再遲延，他若酒醒過來，其事不成，反貽後悔。桑黛呀，你真個被他迷惑住。若說他百美千嬌，不忍下此毒手，他既能滅倫背義，忍殺親夫，我又何不可獨具狠心，誅此淫婦？而況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他雖不是亂臣賊子，與二者又有何異？我今斬了這淫婦，吾料仇裡紅死而有知，當亦感我代他報仇冤。人患不能仗義，我殺此淫婦，也算仗義而行。而且我了卻情魔，尚可留一當世美名，我又何樂不為呢？」復又舉劍，搶近床前，舉劍欲砍。那知劍未落下，早又臂軟筋酥，手無縛雞之力。遂把心一狠，把手中劍向飛雲項下一橫，盡力去切，總是手軟不能損傷他。桑黛自恨自己連一懦弱女子不能斬卻，我昔日英雄而今安在哉？正自暗恨，忽然一陣陰風從床下而出。桑黛驚駭退步，那知咪飛雲也被驚醒，慢吐鶯聲，倦眼迷糊，口中說：「醉煞我也。」言罷，兩手把劍一抱，口呼：「桑郎我和你共作鴛鴦，以遂平生之願。」一言未了，已血濺羅幃，魂歸地府去了。可憐一片癡心，竟為桑黛而死，也了卻平生之願。但是桑黛欲殺不能，忽然陰風頓起，豈其仇裡紅借此報仇乎？若果如此，吾竟不能謂飛雲死於桑黛，實係死於仇裡紅之手。不然桑黛何以欲前又卻，終不能為桑黛所殺。迨至陰風頓起，咪飛雲緊摟佩劍，自刎而亡。豈非仇裡紅借桑黛之劍，而陰魂有以報之歟？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冤冤相報了。閒言少敘。

且言桑黛見飛雲抱劍自刎而亡，不由心膽俱碎。定了定神，口呼：「飛雲公主呀，你可休怪我，是你自己自刎的。」則見白羅幃一片鮮紅，遂忍著心腸用劍把飛雲首級割下，提著開了房門，向外面走來。走到前廳，卻好雲璧人等四人尚未困睡，正痛飲杯中物，桑黛口呼：「眾位兄弟且少飲，可隨我到大帳，面見元帥去。」雲璧人等四人聞言，心中詫異：「為何深更半夜見元帥，有何事？」舉目一看，見桑黛左手提一顆首級，右手提劍，不由驚駭問道：「這是何人首級？」桑黛厲聲說：「這是滅倫殺夫淫婦被我殺了，我欲去見元帥。」四人聞言，同聲贊道：「壯哉，吾兄！居然有這樣見色不迷之志氣，我等當共敬一大杯。」桑黛接過酒來，一飲而盡。四人陪著往大帳而來。

且言李廣、楚雲、蕭子世三人在大帳，晚間飲酒閒談。楚雲問李廣曰：「大哥今日所作之事，似乎於理上有些說不去。一個背義滅倫之女，怎麼勒令桑黛與他成親，將一位有名的先鋒，竟陷於不義？即使先鋒有意，大哥尚可諫阻，不但不阻，反送他前去，這是何意？小弟不明。」李廣口呼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桑賢弟斷不與他成親。愚兄所以縱之者，實欲成桑賢弟之英名，非陷他於不義。且待片時，自有消息。」楚雲曰：「恐未必然，即使吾兄有此心，桑賢弟斷不能有此事。自古以來，有多少魯男子、柳下惠見色不迷？而況桑黛性本風流，何能毫不沾染，未之有也。」李廣曰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吾觀桑黛今日面帶殺氣，不但不致沾染，恐咪飛雲有陷身不測。」楚雲不信，只是爭辯不休。蕭子世笑曰：「我有一言，兩君容納。何必爭論，依我之見，各人寫下一張賭狀，如果先鋒與飛雲竟成眷屬，大哥必須傅粉塗脂，作一個鬚眉巾幗；若果無此事，楚賢弟也當作個巾幗鬚眉。我便與你二人作證，何如？」李廣曰：「我當遵命，決不食言。」楚雲聞言，便驚愧交集，暗想：「此話係雙關，分明預算我是一女子，卻作此隱而不露之言。我從今以後，不能在這人面前多言，免得他道破我的行徑。」遂隨口答曰：「事之成與不成，是與不是，與我何干？不過偶爾閒談，又何必賭這輸贏呢？」

正在談論之間，忽見小校進帳報導：「桑、雲、徐、張、蔣五位將軍進見元帥。」李廣正欲開言，桑黛等五人走進帳，桑黛呈上飛雲首級，將各節稟明。李廣、蕭子世贊歎不已。楚雲不待李廣開言，便言曰：「實在佩服大哥卓識。不然打賭，小弟要扮一個鬚眉巾幗了。」李廣遂向桑黛曰：「吾弟如此惜名，真不虧英雄本色。明日可將仇裡紅首級並飛雲屍身，飭人一併送回番營，使番王知我等之仁慈，亦顯吾弟之志氣。」遂令桑黛等五人坐下，痛飲一回酒，然後各去歸寢。次日即命人把咪飛雲屍身、兩顆首級並十名番女，一同差派數名小校送回番營。又吩咐小校些個話，眾小校唯唯遵令，抬著屍骸直往番營而去。